

此生见闻



新华出版社

此生见闻

新闻摄影家约翰·菲利普斯回忆录

新华出版社

1992

本书著作权属于约翰·菲利普斯，初版于1985年在美国出版，出版者为波士顿/多伦多的布朗出版公司。

本书中文版著作权属于新华出版社。

中文版系通过卢瑟恩的瑞士莫托文合作出版公司的安排，经作者授权，而翻译出版。

未经著作权所有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本书任何一部分内容。

© 1985 by John Phillips. The original American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Little Brown & Company, Ltd., Boston / Toronto

© 1992 for the Chinese edition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This edition was realized through arrangement by Motovun (Switzerland) Co-publishing Company, Ltd., Luzer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opyright proprietors.

此生见闻

——新闻摄影家约翰·菲利普斯回忆录

[美] 约翰·菲利普斯 著

宋久 达洲 柯雄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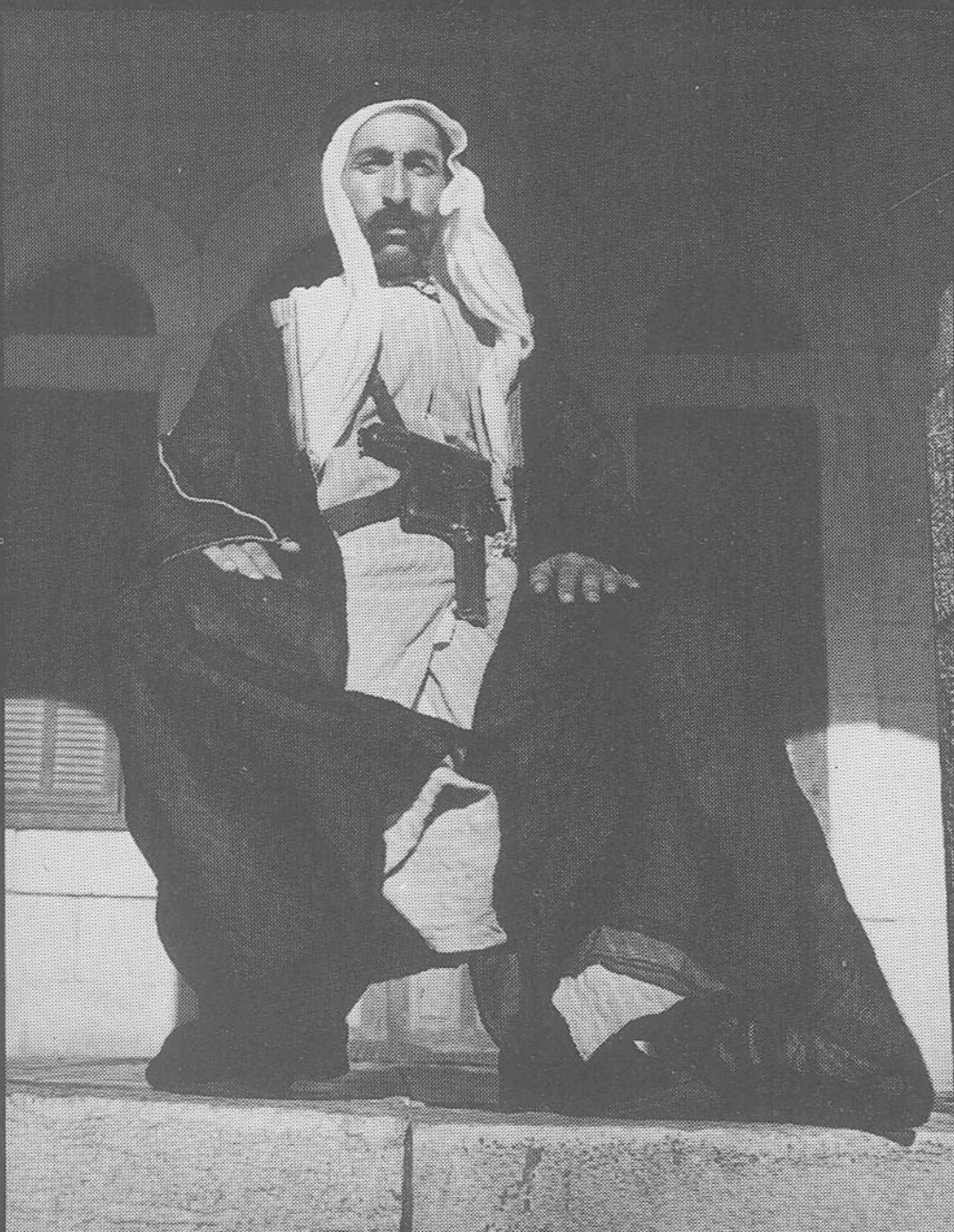
北京京源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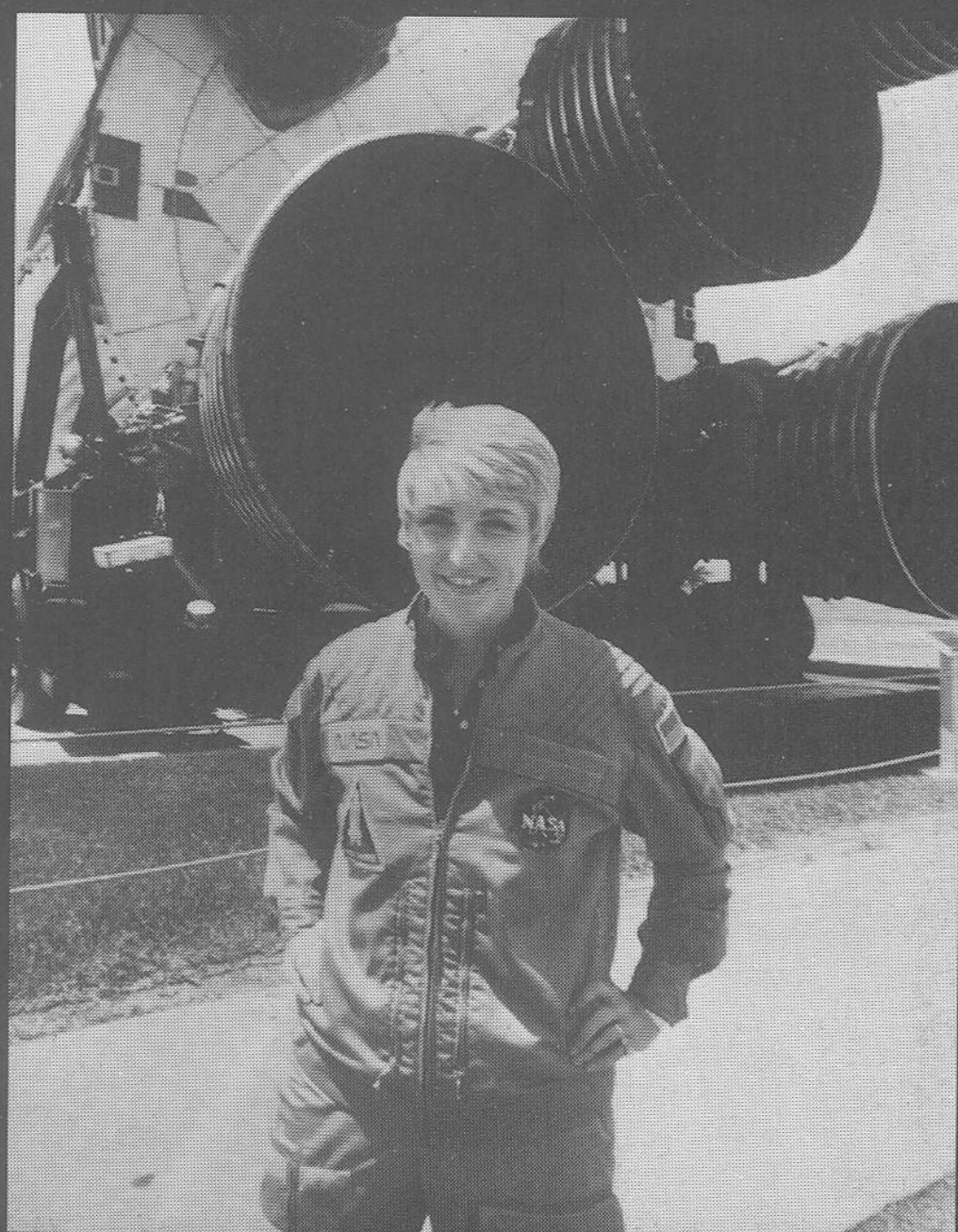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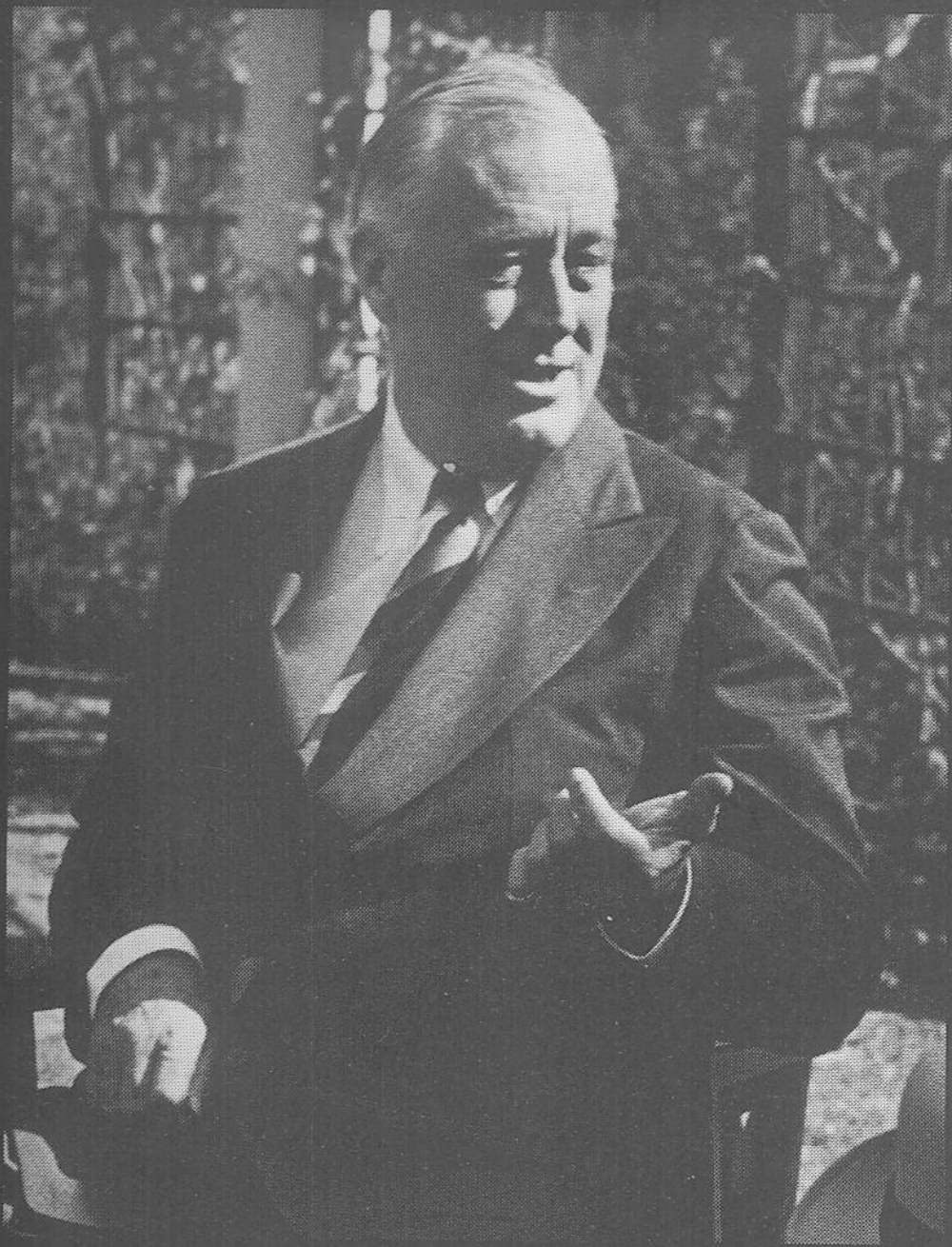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彩印厂印刷

889×1194毫米 12开本 24印张

1992年8月第一版 1992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011-1787-X/J·87 定价:15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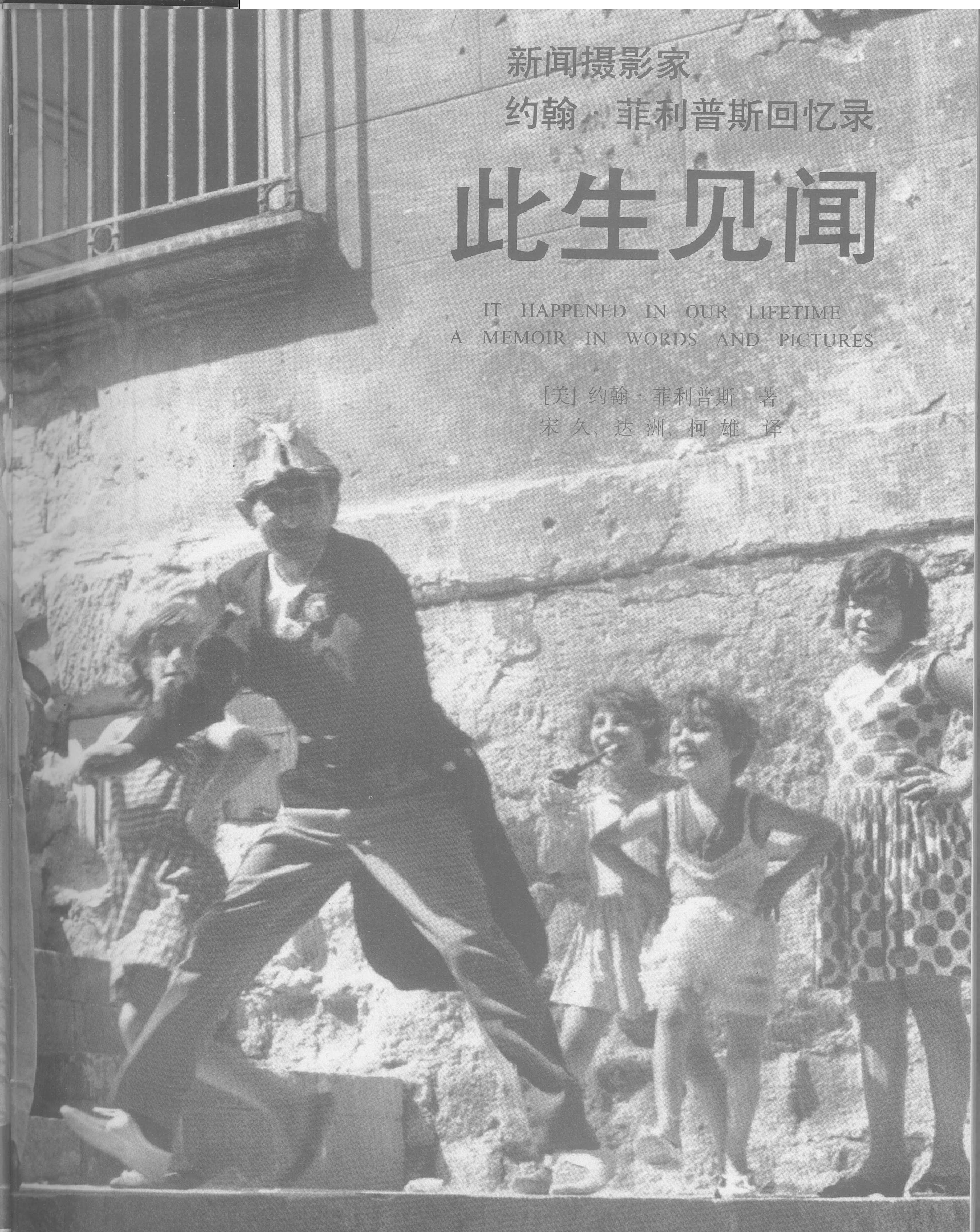


新闻摄影家
约翰·菲利普斯回忆录

此生见闻

IT HAPPENED IN OUR LIFETIME
A MEMOIR IN WORDS AND PICTURES

[美] 约翰·菲利普斯 著
宋久、达洲、柯雄 译



作者前言

获悉新华出版社将出版我的《此生见闻》，我深感高兴和荣幸。

我在1989年随莫托文国际出版集团的友人一起访华之前，对中国的了解是很有限的，但同时又是极其生动的。

有限，是因为此前我不曾有机会访问中国；生动，则是因为从我在阿尔及利亚度过的童年岁月起，我脑海里就充满了从书刊上得到的有关中国的异常鲜明的图景。除了这些生动形象的记忆以外，我还从学校里得知，中国比我们早一千年就发明了一切有用的东西。这使我对中国充满好奇心，我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能访问这个国家。

多亏了莫托文出版集团，我终于到了中国。我发现中国比我过去所想象的更加奇妙，但又与我所预想的有些不同。

紫禁城的建筑之美，比我原先想象的更加令人惊叹。我稍后见到的万里长城和其他建筑也都同样令我赞叹。

据我童年时的印象，我曾以为，正像中国的建筑不同于我们的建筑一样，中国人也和我们彼此不同。可是在访问期间，我很快发现，我与我结识的中国人是多么亲近。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乘坐“白帝号”游轮顺长江而下的那次航行：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使我们得以和中国出版界的旅伴相聚，不只是相聚，我敢说，我们还彼此相知。

当那次航行到达终点的时候，我不得不跟我的新朋友们依依惜别，其中的一位不仅成了我的朋友，还将成为我的书的出版人。

所以，当《此生见闻》将在发明了纸张的国度里出版，而且正在由三位见多识广的译者译成中文时，我的喜悦心情当是不难想见的。我谨希望，我们的中国读者会认为我的书配得上这些杰出的合作者为它付出的努力。

约翰·菲利普斯

1992年1月25日 于纽约

目 录

我成了《生活》摄影记者	1
国王来复去	4
爱尔兰的圣女贞德	14
都柏林赛马会	16
伊顿公学永存	20
旧世界法兰西	22
聚会即工作	26
芭蕾舞剧后台	30
塞西尔·比顿的“野宴”	32
斯基亚帕雷利时装店	38
法国的里维埃拉	40
猎松鸡	42
萨尔茨堡, 1937 年	46
“上帝保佑奥地利!”	50
战争的前奏: 维也纳, 1938 年	52
波兰	60
罗马尼亚	68
捷克斯洛伐克	72
“我们原想与天使一起唱歌……”	74
告别欧洲	80
巴西, 1939 年	82
阿根廷	86
巴塔戈尼亚	88
在美国采访	90
美国, 1939—1943 年	94
罗斯福竞选三连任	96
南方的黑人婚礼	98
募捐的乐趣	102
战略情报局的诞生	104
巴顿将军在查塔胡奇河上	106
勇士与孤立主义者	108
去开罗的 70 天旅程	110
1943 年的中东	114
叙利亚和黎巴嫩	118
巴勒斯坦	120
埃及国王法鲁克	124
阿勒颇刑场	130
德黑兰会议	132
出访沙特阿拉伯	136

还乡	142
圣-埃格聚贝里的最后几次飞行	144
解放罗马	148
铁托	150
战略情报局及种种轶事	154
“鼠周”作战行动	156
罗马的左派集会	168
与比尔·莫尔丁同上前线	170
欧洲的胜利	172
余波	174
布拉格的复仇	178
不屈不挠的波兰人	180
匈牙利处于十字路口	184
出现奇迹前的意大利	188
希腊游击队	192
埃娃·庇隆在罗马	198
一个国家的诞生	200
以色列，第一年	218
战后英格兰	222
盎格西侯爵	224
威尔士矿工	228
战后的法国	230
在法国：楼上楼下	234
米兰的维斯孔蒂三兄弟	236
欧洲皇家贵人出游	238
再访铁托	246
赫鲁晓夫先生到贝尔格莱德	248
埃里希·冯·施特罗海姆	250
1957年的忧郁	252
阿尔及利亚的战争	254
奇迹的创造者	262
意大利奇迹	264
身为百万富翁的恐怖分子	270
访俄签证	272
七十岁时的遐思	274
对峙	276
篇后记	278

我成了《生活》摄影记者

也许是因为我出生在伊斯兰的苍穹之下，我相信命运。那里的人们信奉天意，深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回首往事，我看到一系列不相干的事情中呈现了一种联系。我的父母从我出生的阿尔及利亚搬家到法国，使我得以与勒内·庞西埃先生相遇，是他在我们阖家迁往英国之前，教我摄影的。我没有受过正规的英国教育，直至21岁时还在伦敦打零工。有一次打工时，我收集到一摞旧的《时代》杂志。我没料到，这在3个月内就改变了我的生活。1936年11月2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美国来信！”邮递员喊道，并递给我一封《时代》杂志的来信。编辑感谢我给寄去了一张未经预约的照片。尽管照片并未采用，但《时代》杂志把它留下了。我得到了14美元的稿费，这比在欧洲发表照片的稿酬还要多。这位编辑还建议我与他们的伦敦分社联系。时代公司正要创办《生活》杂志，也许在英国会有要我干的活。

多年以后，索尼娅·奥威尔试图要我相信，没有《生活》杂志，我也许会在英国发迹，但我不这样认为。有一阵子我感到耿耿于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当时我是一个不适合于等级森严的社会的人。我对此无能为力。我父亲也帮不上忙。

我的父亲埃德加·菲利普斯·博萨姆沃恩·菲利普斯是北威尔士人。他未及记事的年龄，父母就离了婚。没有人告诉过他是什么原因，他也从未见过他的父亲。有一位与我祖母一起鼓吹妇女参政的人给了我一点提示：“你的祖父长得太漂亮了，害了他自己。”我祖母身高5英尺2英寸，她主张严加管教，拿定了主意：儿子12岁了，应该上寄宿学校。我父亲被送到一个寄宿学校不久，就因为不服从比他年长的男孩们而惹下了麻烦。这些孩子想要让他折服，将他在开架炉子前整了一顿。他因烫伤在学校的病房里疗养时，就听说他已被开除，原因是缺乏该校精神。这么一来，他的母亲别无选择，只好送他去了富裕人家的西伯利亚——瑞士。我的父亲住在洛桑的一位德国教授家中，一直到中学毕业。然后，他进了爱丁堡的医学院。这时，他母亲已去世，在英格兰就没有亲人了。

我父亲是在慕尼黑度假时，遇到了我的美国籍母亲的。她当时正和她的妈妈和姐妹们在欧洲大陆旅行。他为了她与人决斗，给她留下了永恒的记忆。沉默寡言的母亲有一次笑着说：“那种事在纽约州特罗依从未发生过。”

1904年，离毕业考试只有6个月时，我父亲放弃了学医，坐船到了纽约，和



(1)我一岁半的时候，在我父亲经营的阿尔及利亚山区农场上，与我的12岁的卡比尔族保姆在一起。

母亲在奥尔巴尼结了婚。他们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又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就漫无目的地重返欧洲，到洛桑拜访了我父亲的瑞士辅导老师。他建议他们去阿尔及利亚旅行。

我的父母亲原来只打算作两周的旅行，结果却住了 21 年之久。父亲在大卡比利亚买了个农场。我就是十年以后的一个星期五，1914 年 11 月 13 日，在农场出生的。因为它不是英国的领地，我没有能教我标准英语的保姆。只有一位卡比尔族姑娘照看我，她的父母都在农场工作。她叽哩咕噜讲卡比尔土语，因而我刚学讲话时，讲的也是那种阿拉伯方言。现在我不再讲卡比尔语了，但讲英语仍然带着浓重的喉音。

我父亲卖掉了农场后，我们搬到了阿尔及尔。在阿尔及尔，父亲迷上了彩色摄影。一整套房子都叫摄影给占用了。洗手间成了暗室，吃饭间成了制作室。父亲虽然是个很好的摄影师，但他从来没有耐心来教我。他时常去法国参加摄影大会，而把我母亲和我留在阿尔及尔。

我在公立小学上学。在那个学校你得学会照料自己。学校里除了法国出生的法国人，还有阿尔及利亚出生的法国人、犹太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希腊人、葡萄牙人以及马耳他人。我是唯一的英国男孩，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因而懂事得很早。母亲拿定主意要搬到法国去，恰好父亲也打算在巴黎开一间照相馆。于是，我们到了巴黎，在蒙帕纳斯的艺术旅馆住了下来，离圆顶咖啡馆只有几步路。1925 年时的巴黎就是海明威描绘的那个样子。优惠的兑换率使得塞纳河左岸的侨民生活更加舒服，这使我的父亲感到昏昏然。

我 12 岁时，常常闲呆在圆顶咖啡馆里，听父亲和曼·雷谈论超现实主义。有一次他们交谈时，曼·雷讲起了一部很出色的俄国新影片叫做《波将金号战舰》。就在第二天，老师要我们写一篇关于我们喜欢的电影的作文。我选了《波将金号战舰》，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只是用曼·雷的话重述了在枪打响以后，残忍的士兵们端起刺刀插向从宽宽的梯子上翻滚下来的一辆童车等等情景。我们那个学校的学生们都是很出色的（我是靠走关系进了校），即便这样，我的老师也认为我这篇作文很了不起，觉得学生的花名册上又增多了一位新天才。不巧的是星期六夜里，他走过圆顶咖啡馆时，看见我正靠着酒吧在吃巧克力华夫饼干，而我父亲和利奥·斯坦在辩论：好艺术是否比坏艺术强，如果是，又怎么样来证明这一点呢？老师一看这情形，就意识到他上当了。“你这个骗子！”他厌恶地说。

古波尔酒店开张时，免费供应大量的酒，但我那时还太小，不能享受。除了店主拉封外，我也许是唯一清楚记得那值得纪念的事的人。我至今感到遗憾的是，我那时没有照相机，因为圆顶咖啡馆、古波尔酒店和精美酒店当时挤满了形形色色的酒鬼——当今的艺术天才们。我的传奇式的生活仅仅持续了 18 个月，我父亲钱少了，我们只好从高雅的艺术旅馆搬到一家差得多的小旅馆里。

1927 年，我们从巴黎搬到了尼斯。在克里斯蒂酒吧我父亲结识了一些在里维埃拉发迹的英美移民。他以为这些人会雇他为他们摄制肖像。但是他太不利索、太任性、太不懂生意经，一直没有赚到什么钱。

真是命中注定，我父亲同一位老是乐呵呵的法国中年人勒内·庞西埃交上了朋友。勒内开一家照相馆，暑假里我就到他那儿去。我给他当徒弟，跟他学会了显影、定影、冲洗、印片、烘干和剪裁这一整套胶卷处理过程。我学会了摄影，也了解了人性。我很快就发现，摄影技术可以显示淫猥的东西，记录下流的场面。

庞西埃是尼斯城的官方摄影师，他采访各种各样的事件。我尾随在后，跟他学摄影的窍门。莱卡相机那时刚上市。他潜心钻研小型相机摄影术，我也跟着学。我们练习在光线极微弱的情况下拍照，熟练地掌握了在可能利用的光线下抓拍照片。

1934 年，我完成了学业。我父亲虽然老是抱怨英国的气候不好，这时仍决



2



3

(2)我 16 岁的时候，与勒内·庞西埃先生在一起，他在法国的尼斯开一家照相馆，我在暑假里跟他当徒弟，学了足够多的摄影知识，从而在 21 岁的时候成为《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

(3)莱卡照相机在 20 年代末出现，使过去不可能的微光条件下的照相变得可能了。马戏场是一个极好的试验场。这张马戏团小丑照片是我在 1930 年拍摄的。

定，我们应该“回家”了。对我们两人来说，英国都像是一个新的国家——父亲是阔隔30年才回到这里，而我则是第一次来到。从前老是把帽子拿在手里迎接我父亲的那位房地产代理人已不在了。他的儿子给我父亲写信时，依然自称为“您的恭顺的仆人”，但我们的财产这时已卖掉了一部分，其余的也因为父亲搞摄影花费过度而给抵押出去了，所剩无几，实在不值得他恭顺了。

我父亲在他尚能负担得起他的不循规蹈矩所需的费用时，一直被人看作是个古怪的人，而当他没有足够的钱来开销时，人们就认为他是个不合时宜的人了。他根本不在乎这一点。他从来未意识到，由于他让我受了法国教育，然后又带我到了英国，他造就了一个第二代的不合时宜的人。像有我这样背景的人，想找工作实属不易。有一次，一个熟人的朋友安排我在一家安静的小酒店里见一个人。这个人衣着很漂亮，他提议说，像我这样的人回阿尔及利亚是会受欢迎的，那里的我家朋友们会觉得我去那儿定居是再自然不过了。有谁会怀疑我给英国情报机构工作呢？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不感兴趣。

我们搬到了伦敦，恰逢1935年乔治五世登基二十五周年大庆。多亏这次大庆，我交了好运。伦敦报界发狂似的收罗一些与庆典有关的消息。摄政公园的动物园里有一只叫波波的猩猩，生了一只小猩猩取名大庆。一批批摄影记者来到了猿猴馆。使他们吃惊的是，照料母猩猩和它的孩子的维佛斯大夫用一块玻璃把它们与前来观赏的人群隔开了。除了饲养员，维佛斯大夫不准任何人进入玻璃隔板后面。笼子的栅栏叫人拍不成照片。

然而，《星期日快报》却不畏难，它派了一名记者告诉他，如果他能搞到一张不带铁栏杆的照片的话，就可以写一篇“母与子”的报道。这位记者对我说，要是我能拍成照片，他愿出五英镑钱。我仔细看了一下猿猴馆，借了一架照相机和一张一英镑钞票。我同饲养员聊了一会，等到人们走光，我把相机交给他拿着。维佛斯大夫来了，我就问他可否让饲养员给《星期日快报》拍几张照片，维佛斯大夫同意了。大夫一离开，我就往饲养员还给我的相机里装了一卷胶卷。我给了他一镑钱，跟他进了猩猩的笼子，拍到了照片。照片采用得很好，但这并没有帮助我的事业发展。

我唯一的机会就是拍摄那些被报社摄影记者忽略的事件。我设法接近加拿大雕塑家沃尔特·奥尔沃德。他从不让人给他拍照。不过他塑了16年的战争纪念碑已不成新闻了，当时埃塞俄比亚战争已使得和平过时了。

我什么杂活都干。有一桩活是帮助拍卖一座乡间宅第内的东西。在要扔掉的杂物中间有一捆过期的《时代》杂志，我把它带回了家。我从未听说过这家杂志，但是，我翻阅了几本之后，冲动之下就给《时代》杂志寄去了我拍的沃尔特·奥尔沃德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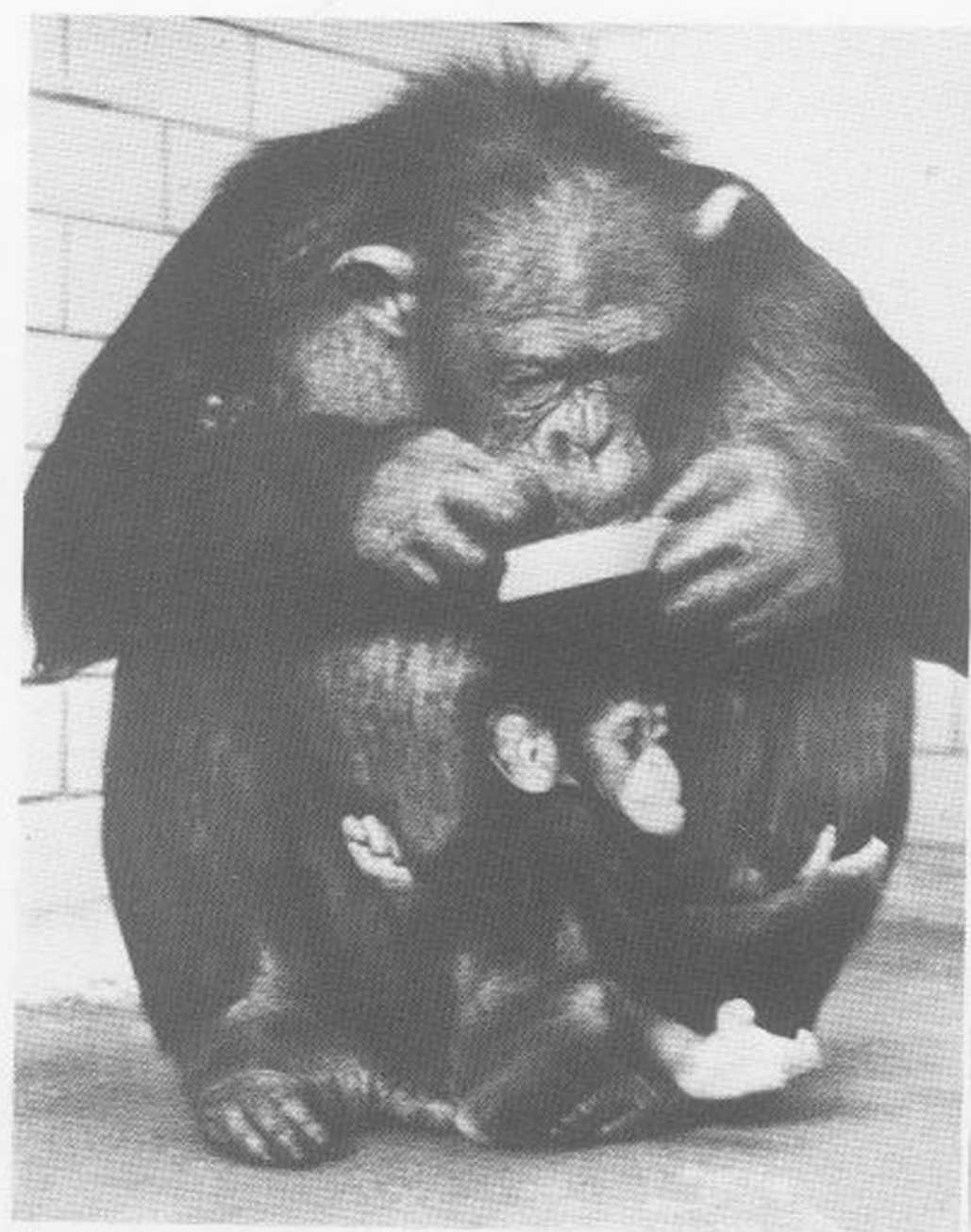
1936年11月2日得到《时代》杂志回信之后，我立即给时代公司伦敦分社打了电话，当天下午他们就约见了。《生活》杂志欧洲助理主编戴维·里奇让我看了将创刊的《生活》杂志模拟本，并记下了我的电话号码。

第二天电话就来了。我的任务是拍摄议会开幕时的气氛。我不拍国王爱德华八世，因为分社记者负责拍他的照片。我的任务是以独创性的方式拍摄群众场面。“独创性”是关键。我意识到我在《生活》杂志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交给他们的照片。但是，我很胆怯，以至不敢给人正面拍照。我在每个人的背后拍下了各色各样的背影，从兴高采烈满不在乎的年轻人到弯腰曲背痛苦的老年人的背影。

“我想要有独创性的照片，还真的到手了，”当我把照片交给编辑时，他说道，一边难以置信地晃着头。

我拍的各色背影刊登在《生活》第一期上。命中注定，我恰好符合了《生活》杂志的风格。一月之内我就成了该杂志的工作人员。

(4)略施小计，我第一个拍到了伦敦动物园内受人喜爱的猩猩“波波”和它的孩子“大庆”的照片，得以刊登于一家大报上。



4



5

(5)加拿大雕塑家沃尔特·奥尔沃德让我拍了他16年来的头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引起了一串事件，使我当上了《生活》摄影记者。

(6)这个威尔士小姑娘和她的弟弟在挥舞国旗向爱德华八世国王致敬后，回到家里。国王视察了失业率高达40%至70%的威尔士矿区说，“必须拿出些办法。”23天以后，他放弃王位，离开了英国。

(7)爱德华八世在巡视南威尔士时，露出这么一副苦相，是因为他右脚小趾头有一个鸡眼“疼得要命”，我是从《时代》周刊记者那里探听到这一花絮的，而他是花钱从国王随从中的一个人那里获得消息的。



6

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拍摄爱德华八世的照片，是在1936年11月18日他巡视南威尔士的时候，离他“为了我所爱的女人”而退位仅23天，在我为《生活》杂志工作之前，我从未听说过他爱上的沃利斯·辛普森太太。那时候，英国新闻界在报道皇家成员私生活方面是很克制的。美国报刊上所有提及“爱德华和沃利斯的浪漫史”的报道一传到英国，都被实行新闻自我审查的英国刊物发行者们删尽。在电视出现以前，封锁新闻是那般地容易。



(8)白金汉宫



8



9

(9)皇家骑兵卫队

南威尔士人欢迎爱德华时，并不了解国王的爱情引起的“宪制危机”迫在眉睫。多年以后，已成为温莎公爵的爱德华回忆道，“有一件事我做得好：我作了几次巡视。”尽管威尔士失业率当时高达40%到70%之间，他的才能仍使威尔士人感动得流泪。也许是因为我有威尔士血统，我不禁对这些人感到敬佩。他们中间许多人从未找到过工作，也许永远不会有工作，然而当爱德华说“必须拿出些办法”时，他们却相信他。我从庞蒂普里德的一位酒吧女招待那里听到了一种较为现实的看法：“他们还不明白自己的情况有多糟。大战以前，日子很好过，那时这一带酗酒胡闹的罚款每年有一千镑，可现在连10镑都不到。”

我再也没有得到第二次为爱德华拍照的机会。当我等着他和随从们经过默瑟尔提德维尔时，一个虎背熊腰的警察把我推得趴在地上。“要是你这混帐美国佬再跟着皇家的队伍，”他说，“我就把你抓起来。”就是那时候，同行的《时代》记者告诉我英国当局对时代公司发表国王罗曼史大为恼火。我对此事记忆犹新，却又收到了一份纽约来电：“迅速拍摄爱德华白金汉宫的仆人的照片。”这使我感到沮丧。这是不可能的事，英国皇家有严守隐私的传统，这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甚。我闷闷不乐地绕白金汉宫走了一圈，研究了把高耸的大门和主楼隔开的宽阔的车道。那是一道心理上的护城河，过了它，国王的事便成了他的私事——诚所谓“家即城堡”。我正琢磨着如何才能进入仆人们的住处，忽然想起了英国人的另一个特点。英国新闻界人士怎么也不会想到白金汉宫会有一道供商人进出的门。然而，那里必定会有这样的门，因为像其他人一样，王室成员也得吃土豆，我后来发现，他们甚至吃煮土豆，我只有通过供商人进出的门，才能进白金汉宫。但是谁会让我进去呢？英国人当然不会。宫里职员如听到有人想这么干就会吓坏的。也许是因为我正在用法语思考——当我想解决问题时，我常常这么做——我忽然想到也许外国人会愿意帮我的忙。我需要一位友善的法国人，那就是说应该设法找御膳房的首脑，国王的厨师长。碰巧，里兹饭店的大厨师阿维尼翁先生住在比我高三层的房间里。我问他可否介绍我与国王的厨师长认识，虽然我连厨师长叫什么名字都还不知道。“我也不认识他，”阿维尼翁先生说。他想了想，又说，“不过他是我们的伦敦法国厨师协会会员，我可以请他喝茶。”

一星期后，我与国王的厨师长勒格罗先生见了面。他虽然戴圆顶硬礼帽，他的长相完完全全地像个高卢人。那顶黑色礼帽戴在他脑袋上，就像他本人与英国的景色同样地不协调。即使按法国人的标准，他的个子也显小。他穿一件微微起皱的黑色外衣。他是令人生畏的山岳派信徒，是一位非常与众不同的厨师：他没有那些烹调高手通常有的坏脾气。听他说话使我感到他是我所遇见的最知足的人。他对英国气候也处之泰然。突然，他发觉外边天黑了，又下着雨，他赶快起身离开。不过，离开前他邀请我去白金汉宫看他。“白金汉”的发音对法国人来说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他慢条斯理地念得很有味道。“要是你从右侧的门进去，你准能找到我。那条道一直通到我的工作间。电话号码本上也能找到我们。打电话到白金汉宫，让接我的电话就行了。”

几天后的一个星期四，1936年12月3日，英国报纸披露了爱德华和辛普森夫人的罗曼史。到下一周星期五，12月11日，爱德华退位。他的母亲玛丽王太后很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居然为了那个而放弃了这一切。”在震撼帝国的9天时间里，一位君主被逼下了台。完成此事的是一位活脱脱像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的首相斯坦利·鲍尔温。开初曾充满希望的爱德华八世的统治至此告终。爱德华匆匆流亡，留下了许多东西，包括一名小个子法国厨师。他的弟弟乔治六世不想要哥哥的厨师，就辞退了勒格罗先生，而重新雇了他父亲用过的厨师。

勒格罗先生动身回法国前一天，我去白金汉宫看他，并且了解到爱德华八世和他的弟弟乔治六世在性格上的差距。厨师长的工作间是一个长方形的阴暗的房间，

天花板挺高。自从维多利亚女王整修宫殿以后，这间房子就没有重新修过。因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主管工程的官员疏忽，仆从们居住区没有安装供暖系统。那个冬日的早晨，勒格罗先生的工作间凉嗖嗖的。我看到他坐在一张转椅上，同他的房间一样无精打采。我向他表示，他要走了，我感到遗憾。

“明天早晨我坐船回法国，回到巴黎城外我的小屋去，”他耸耸肩膀说。

他朝一张小桌子转过身去。桌上放着一瓶葡萄酒和两只勃艮弟酒杯。他小心翼翼地斟了酒。

“这酒很好，”我为了打破沉默说道。

“陛下只喝上好的酒，”勒格罗笑声说。这位法国人说“陛下”是指温莎公爵。

勒格罗先生斜倚在椅子上，双脚离地，深深地吸了口气后说：“那才叫美食家呢。”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为陛下做菜真是件乐事。我们一起讨论菜单也不知有多少次了。我们那时逐日拟菜单，可现在……”他的嗓门低沉了。“现在菜单要提前两个星期送到伊丽莎白王后那儿让她批准。”他又叹了口气。

我们俩又喝了杯酒，法国人想起了一件往事，露出了笑容。“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次我为陛下做洋葱淡菜。那是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陛下吃了，又要了一份。”

这话听上去就像是守灵时对死者生前的愉快事的回忆。我们三杯酒下肚，他向我吐露说，“我很不满意那时宫里买进来的食品。虽然这不关我的事，我还是对陛下指出了这点。陛下说‘别担心，勒格罗先生。我们一起干。你把厨房里的 problem 解决好，我来解决国家的问题。’”他就是这样说的。法国人一边说，一边点着头加重语气。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国王、王后满意”，他若有所思地说。“比方说，”他拿起了记着每天菜单的记事册，翻过一页页细致调配的膳食的记载，指着页边的批注说“这是王后的亲笔。”他说，“她亲自修改我的菜单——用法文写的。”他停顿了一下，抬起了头。“不过，我们没有个人交往。”

厨师找到了想要找的一页。他仔细端详着用削尖的铅笔写的一道命令，那字体见棱见角。“瞧这儿，”他郑重地说，“伊丽莎白王后的指示：每顿饭必须有煮土豆。”

勒格罗先生合上了本子。“每顿饭必须有土豆，”他又说了一遍。“谁想得到能讲一口地道法语的王后会下这样的命令呢？”这时门外也听到有人讲法语。伦敦的大饭店的厨师们来话别，吃中饭了。

“当然，你要跟我们一起吃，”勒格罗先生对我说。

我们随着他鱼贯进入餐室，在一张大餐桌的两旁的长条椅子上入座，勒格罗先生主持。他脸朝着窗户，窗外是通向大门的车道。厨师们并不理会他们是在白金汉宫内，各行其便。有的脱掉了外衣，有的解开了马甲的扣子，松开了裤带。有一个人解开了衣领。他们把餐巾塞在下巴下面。

随着而来的是一阵默默的期待。在法国，即便是受难也不会减低人们的食欲。人们津津有味地喝完了汤。待到多佛箬鲷鱼上来时，气氛更是活跃了起来。英式烤牛肉却是用法国方式来吃，用面包块蘸着汁水吃。每吃完一道菜，我们都要赞扬一番。酒喝了一瓶又一瓶，我们的嗓门也随着高了起来。窗外哨兵在站岗，就象是另一世界的人。当我们从杯盘狼藉的桌旁站起来离席时，我们个个容光焕发。我美美地吃了一顿，但一张照片也没有拍到。

到了该向主人道别的时候了。我们脸上显出恰如其分的惜别表情，挨个儿从他面前走过，离开了宫殿。这光景就像是在公墓旁送葬人尚未四下散开时的情形。



10

(10) 勒内·勒格罗先生，爱德华八世的厨师长。爱德华退位后，新王乔治六世不愿收留他哥哥的厨师长，把勒格罗解雇了。勒格罗回法国前一天，在白金汉宫厨房招待 20 位向他话别的客人吃午饭，我是其中的一个。

(11) 伦敦居民沿街伫立，等待皇家车队驶过。

